

清馨民国风

親情記述

梁启超

胡适等著

朱丹编

梁启超 胡适 陈鹤琴 沙汀 顾毓琇 谢冰莹 陈衡哲 朱渭深 林无双 蒋英 刘小蕙 赵景深 邹韬奋 巴金 谢六逸 叶圣陶 丰子恺 王春翠 朱自清 老舍 苏雪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清馨民国风

亲情记述

梁启超
胡适等著
朱丹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情记述/梁启超,胡适等著;朱丹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4

(温馨民国风)

ISBN 978 - 7 - 5638 - 2306 - 2

I. ①亲… II. ①梁… ②胡… ③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676 号

亲情记述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朱丹 编

Qinqing Jishu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306 - 2/I · 30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其中一些篇目，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但更多的篇目，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以现在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为载体，呈献给当今的读者。

收入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堪称历史影像，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它们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们经历、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娓娓道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

策划、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有型、有范儿、有味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书收选的作品,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以便我社寄奉稿酬、寄赠样书。

目 录

1	我们的祖宗/ 陈鹤琴
9	祖父的故事/ 沙汀
22	祖母的死/ 顾毓琇
28	祖母告诉我的故事/ 谢冰莹
32	父亲和母亲/ 陈衡哲
42	我的父亲/ 顾毓琇
67	我的父亲/ 朱渭深
71	父亲/ 林无双
74	哭亡父蒋公百里/ 蒋英
78	父亲的死/ 刘小蕙
85	先父的周年忌/ 赵景深
90	我的母亲的订婚/ 胡适
104	先母行述/ 胡适
109	母亲/ 林无双
112	我的母亲/ 邹韬奋
119	我的家庭/ 谢冰莹
123	被母亲关起来了/ 谢冰莹

2 亲情记述

- 142 在广东和舅舅在一起/ 陈衡哲
- 153 纪念一位老姑母/ 陈衡哲
- 157 做大哥的人/ 巴金
- 167 我的二哥/ 陈鹤琴
- 180 妹妹来了/ 赵景深
- 186 做了父亲/ 谢六逸
- 194 做了父亲/ 叶圣陶
- 199 做父亲/ 丰子恺
- 203 做母亲的第一课/ 王春翠
- 208 做了母亲/ 谢冰莹
- 213 我的儿子/ 胡适
- 220 儿女/ 朱自清
- 228 儿女/ 丰子恺
- 233 有了小孩以后/ 老舍
- 239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丰子恺
- 243 给孩子们书/ 梁启超
- 249 给我的孩子们
——自题画集卷首/ 丰子恺
- 254 儿子的订婚/ 叶圣陶
- 257 附录：家/ 苏雪林

陈鹤琴（1892—1982），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1914 年从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庚款留美。1917 年获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8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转入心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五四运动”爆发当年，中断博士论文研究回国。初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教务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著有《陈鹤琴教育文集》《陈鹤琴全集》等。

我们的祖宗

陈鹤琴

亲爱的小孩子：

我的童年是怎样的？我的青年是怎样的？我的壮年是怎样的？我的体格是怎样发展的？我的思想是怎样演进的？我的整个人格是怎样形成的？你们若要明白这种种问题，你们必须要追问我们的上代祖宗是怎样的。你们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来的？一方面固然要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一方面还要靠先天的遗传。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豆不会变成瓜，瓜也不能变成豆呢！所以你们要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先要认识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上代祖宗是种田的天字第一号老百姓，他们生长在浙江上虞沥海所。他们的祖宗从哪里来的？那无从查考了。他们在沥海所有几千年或几百年呢？那我也答不出来。我把所晓得的告诉你们吧。

一、万经公是一位忠厚的好农夫

我们的上代祖宗最近的要算万经公了。那时正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时代，照公历算起来，大约在十八世纪末叶时期。万经公是一个刻苦耐劳、诚实忠厚的好农夫。他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儿子跟着他种田过活，唯有小儿子种了几年田就异想天开，“单枪匹马”跑到附近的小镇——百官去谋生了。

这位年轻的小孩子，名字叫作正表，年纪不满二十岁，不知为什么缘故离开家乡的，为什么缘故到百官去的，那是无从查考了。不过我们晓得百官虽是一个小地方，却是一个交通要道，西边通杭州，东边通宁波，离开王阳明的故乡余姚，不过九十里，离开“天下闻名”的绍酒出产地绍兴，也不过百里路呢！在这个要道前面流过的，有一条终年滔滔不息的曹娥江。江东称百官，江西是曹娥。说起来很奇怪，两个地方，好像欧洲的两个小国，相隔虽不过一江，而两地人民的口音却有很大的分别。百官人说话很尖很高，曹娥人说话很响很重。所幸者他们所说的土语还能勉强相通呢！

百官不仅有滚滚滔滔的曹娥江做它的大动脉，还有巍巍峨峨的兰钟山做它的好屏藩。正表公选择了这样一个交通要道形势雄伟的地方，来建立他的事业基础。

小孩子，你们晓得他建立什么事业呢？他放弃了祖传的种

田本行，拿了几十千铜钱^①，走到百官中街，开了一爿小小的山货店。什么淘箩、洗帚，什么粪桶、扫箕，什么鲜蛋、灰蛋，什么竹管、竹凳。大概关于家用的竹器、种田用的简单农具，这爿山货店都有出售的。

一爿店要开得发达，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他对己克勤克俭，对人亦忠亦诚。每天烧一小铜罐饭，这一铜罐饭要吃三餐。起早到晚，独自奋斗。

几年之后，营业逐渐发达，经济也渐宽裕，遂娶戴氏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鸣，次子叫大成。大成公没有儿子。大鸣公承继父业，同时也带种田。我们现在在金鱼湾所有的三亩半田和在湖田里所有的十余亩田，听说都是他亲手耕种过的。真所谓勤守本分，安居乐业。

这样看来，我们的祖宗正表公着实值得我们钦佩呢！他的开辟事业和刻苦耐劳的那种精神，都深深地注入陈氏子孙的心液里^②，一直遗传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用八个大字永永远远来纪念他呢：“勤俭起家，忠厚传代。”

二、光浩公目光远，胆量大

光浩公是我的祖父。他是个独生子，而且他的母亲养他的时候已经有四十二岁了。小孩子，你们看到此地不要轻易地把这一

①原文如此。——编者注。

②“心液”，原文如此。——编者注。

点忽略过去。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孝”有时候比“忠”还要重要呢。你们没有听说过老年人说过吗？“百行孝为先”，中国又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上面，一姓一家的继续必定要靠子孙的。所以那时候，社会还是重男轻女。我们的祖宗正表公虽有二子，但次子无后，只有长子生了一个单丁——光浩公。光浩公夫妇过了四十岁尚未得子，心里非常焦急。传说他们自从结婚之后就格外热心行善事，帮助人。他们深深地相信，行善事就是积德。积了德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们，会满足他们求子的愿望的。所以凡是穷苦而去求助的，他们必竭力救济。有一天，一个女子赤了脚，沿街讨饭，祖母看见了，就把自己的袜套脱下来给她穿。这种乐善好施、“己饥己溺”的精神，虽然是为求子而积德，但是对社会确有很大的益处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正表公是我们百官陈氏的开创鼻祖。光浩公要称为我们陈氏立业的祖宗了。他把正表公创办的一爿小小的山货店扩充为京广杂货店。

小孩子，你们现在不是在上海看见无数洋货店吗？可是六七十年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外，洋货是找不到的。那时所有的都是国货。国货中最通行、最时髦的要算京广杂货呢！“京”是指北京货，“广”是指两广货。

光浩公目光远，胆量大，就在山货店旧址建立了百官镇唯一的一爿京广杂货店。这种店究竟卖什么东西呢？什么布匹、瓷器，什么针线、纸张，什么明矾、火绒，什么刨花、扑粉，日用、衣着、化妆物品，应有尽有。光浩公奋斗了几年，这爿

京广杂货店居然办得很稳了。

道光三十年（公历 1850 年），洪秀全竖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广西出发，一路所向披靡，不三年占领了南京，同时遂收复江浙诸地。不过太平军那时称为“长毛”，到江浙时军纪荡然，看见百姓就杀，看见东西就抢，把百官街烧成灰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痛恨切齿。听说，当时老百姓一听见“长毛”来了，就四面奔逃；小孩若来不及提携背负的，就弃在河里、井里。甚至一两岁的婴儿若要哭叫，做父母的就把他们闷在怀里闷死，放在屁股下压死。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有八岁了，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是她亲眼看见的。她每次讲的时候，我总要“毛发悚然”呢！

我们的祖宗光浩公那时也被“长毛”掳去充壮丁了。掳到离开百官五里的地方——荫岭，光浩公想逃走而不得脱，就被“长毛”一连斩了十三刀。一刀斩在鼻梁上，把鼻梁斩断；一刀斩在头颈上，几乎把喉管斩破。光浩公这样受了重伤，倒在田坑里，气息奄奄，朝不保夕！

三天后，一个乡下人路过，看见田坑里这样一个鲜血满面的人，吃了一惊。摸摸他的胸腔，还有点儿热气。仔细看看，似乎有点认识，就问他说：“你不是光浩先生吗？”光浩公听见有人叫他，就想回答，但口已不能说话了，只得勉强点了一点头。乡下人看见他还没有死，连忙把他背到家里，一面设法医治，一面通报陈家。过了几个月，创伤治好了。上帝保佑，一命总算保全了。

光浩公确是有胆量、有魄力的。他虽然受了这样的重伤，一等到病好就鼓着勇气继续奋斗。在杂货店灰烬上，立刻盖了几间茅草屋，作为临时商店，进行买卖。我小时，在楼上门背后还看见放着两块木质的老牌子呢！上面写着：

茅草屋临时商店

陈聚兴冬夏布店

“长毛”平定之后，营业逐渐发达，经济日见充裕。光浩公就把茅草屋拆掉，改建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营业，店号改为“聚兴隆”，表示比前格外兴隆呢！旧店新开，气象蓬勃，生意兴隆，“名副其实”了。

如是营业一天发达一天，一年发达一年，一爿小小的京广杂货店在百官街上居然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商号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经理。他姓顾，名字叫传忠。他从十四岁进店做学徒起，一直做到七十二岁方才告老回乡。他主持店务有三代之久。我祖父时他做学徒做账房。我父亲时他做经理。我的大哥做老板时，他仍做当手。不过不久，因大哥年轻，只知务外，不理店务，把祖宗惨淡经营传下来的一爿“闭着眼睛可以赚钱”的京广杂货店押掉了。那位“鞠躬尽瘁”的忠心老仆，不得不垂着头，含着泪，和那服务五十八年的老店告别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光浩公吧。光浩公为人非常正直，一无嗜好。嫖赌固然不来，烟酒也不沾染。他只晓得勤俭、耐劳、

刻苦、奋斗、行善。他真是一个典型中国老百姓，不幸五十三岁就逝世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只有十一岁呢！幸而我的祖母非常能干，治家固然井井有条，教子固然有方，而主持营业也胜任愉快。传忠先生专事进货对外，她呢？店里的大小事宜都由她来处置办理。这样大的一爿杂货店居然给她维持到几十年。不幸她七十三岁逝世之后，他的儿子因有残疾（跛子），不能亲自主持，致营业稍有褪色；而终于到了大哥时，这爿店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三、子女必须孝顺父母

现在我要说说我们的祖宗怎样教训子孙的。他们教子孙是非常严厉的。有一天我的父亲上私塾读书去，因为起身太迟了，他就不吃早饭去上学。他经过一爿麦果店，看见火热的麦果就停了一停。卖麦果的看见了，就对他说：“小东家要麦果吃吗？”

他想想有点饿了，说：“是的，我要吃的，不过没有带铜钱。”

卖麦果的就提给他一个麦果，说道：“你吃好了。等一下，我到你店里来拿钱好了。”

他就接着吃了。

到了中午，卖麦果的就到店里来向光浩公讨钱，说道：“小东家有一个麦果钱欠咚。”^①

“几个？”

^①原文如此。“咚”字疑为方言。——编者注。

“两个?”

光浩公就拿出两个铜钱还他了。

过了一息，我的父亲回家吃饭了。一走进门口，光浩公拿起一块压布的方铁向他掷过去。幸运得很，掷了一个空，不然，不是“一命呜呼”，也要头破出血呢！

那时恰巧光浩公的老朋友俞汉阳医生看见了，就质问光浩公：“你只有一个儿子，不能这样打他的！”

“要从小教起，恶习惯，不可养成的！”小孩子，你们想想看：这句话对不对？我想，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小孩子是要从小教起的，恶习惯是不可以养成。但是这种严厉的教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也许你们不会赞成的。可是我的父亲受了这种严厉教训之后，就再不敢赊欠了，而且将来他教训我们也是这样严厉呢！

亲爱的小孩子，我们中国有句俗语：“棒头底下出孝子。”这句话，我的祖父深深相信的，我的父亲也深深相信的。我因为小时受了这种严厉的教训，起了反应，所以用慈爱的方法来教你们了。我相信“爱”比“严”来得好些。但是“爱”不要变成“溺爱”“宠爱”。“溺爱”比“严”还要坏呢！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句：我们的祖宗以严教子，并不是不爱其子，他们以赤诚爱他们的子孙的。不过他们相信子女必须要孝顺父亲；若是不孝，还是不生好；若要他孝，若要他好，必须要从小教起。这种信仰，这种哲理，都值得我们景仰的。

(《我的半生》)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笔名沙汀、尹光。中国现代作家。1921年在成都就读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到上海，参与开办辛垦书店。1931年用“沙汀”做笔名开始写作。1932年出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被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候补理事。抗战爆发后回四川，任教于成都协进中学。1938年赴延安，曾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代表作品为《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

祖父的故事

沙汀

我已经记不清是在民国十年，或者还要早些日子，但总之，那年冬天，“驻军”才一换防，祖父忽然想出主意来，要给我们住宅的门面改装了。

这意见是他一天傍晚向祖母提出的，目的自然在避免军队再来驻扎我们的房子。他说得很详细，竟连如何改装以及改装后的布置，通通都说到了。他原来就是一个细心慎重的人，但使我永久忘不掉的，倒是他老人家那一天高兴的神气。

他在阶梯上十分轻快地踱着，但走不上几步，便又忽而停下来了，笑向了祖母。

“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办吧？”他瞅牢她问道。

“还没有受够吗？当然就这样办！”祖母断然地回答。

于是她嘟一嘟嘴，又照例唠叨一遍历年来“驻军”带给我

们的晦气，他们的蛮横，以及一切反主为奴的行动。她对于每一件微末的损害都很记得。比如，某一次，一个排长或班长烤火烤掉我们的桌凳，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真好像上过账簿一样。她更没有忘记那一批新近才移防的，因为为了一点细故，那连长曾经辱骂过祖母一顿，叫她作“老鸡婆”，声言要抽她的“藿麻条子”^①。而在临走时，更特意捣毁了我们的窗户、用具等等。

对于祖父的计划，不消说，我也是十分同情的。虽然我的目的是想玩一玩蒋木匠老头儿的斧头、锯子，检^②几方木块，央他做一只缠风筝线用的“拐扒”。这并没使我等好久，不上三天，祖母便把那个红眼睛、满脸胡子的手艺人请到了。

这是一个沉闷而骄傲、不多说话、一开口却又是硬枝硬杆的角色。他一走进大厅，便把他装家私的木箱和木马从肩头上移下来，靠着板壁一顿，仿佛我们是叫他来“做官差”似的。

“说呀，做什么啊？”他闷声闷气地问。

祖父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他，并且惊问道：

“哼……你的老大呢？”

“他不得闲。”

“你去叫他来吧，我的事情急呢。”

“我家里就不要人了吗？”

祖母插嘴道：“你家里的生活可以搁一下呀！”

①藿麻，一种植物，人一碰上它，皮肤就发痒。——编者注。

②“检”旧同“捡”。——编者注。